

故乡是每个人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我的故乡在苏北平原京杭大运河东畔一个被称为平桥的古镇上。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平桥人，运河水哺育我长大，运河堆留下我儿时的身影。故乡到底是什么？故乡是那间回不去的老屋，是离家时那条小路，是妈妈在风中挥手迎送的姿态，是铭刻在脑海难以抹去的记忆。唐人贺知章写故乡的诗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诗仙李白有诗云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鲁迅的散文《故乡》、冯骥才的《远去的故乡》都流露出对故乡的浓郁的眷念、深情的向往和回忆之情。

故乡是起点也是终点。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故乡。慢慢长大是从离开故乡开始的，每个人少年时都期待诗和远方。地标的故乡存活我们的身躯，精神的故乡安放我们的灵魂。到老时方知故乡是剪不断的脐带，断了血脉连着筋骨。故乡情是清明节的那炷高香，是中秋时那轮明月，是春运期间的那张往返车票，是亲人相聚之际的那行热泪。归去来兮，人生无非是离乡和归乡。不过是幸运和遗憾的不断往复，美好和烦恼的相互转换。“行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”。作家和故乡从来



## 故乡情

李乃祥

都是互相成就的，就像鲁迅和鲁镇，沈从文之于湘西，朱自清与扬州，马尔克斯和他的马孔多小镇。故乡的山水养育了他们的灵魂，他们的成就和造诣反哺了故乡的热土。

最美故乡水，最亲故乡人，最乐故乡行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吃惯了家乡的馍，即使吃遍了异乡风味仍然忘不了故乡那股麦面的味道。往事悠悠，故乡情绵绵。我曾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当了十年铁道兵，退伍后又在他乡工作了近30年，思乡的滋味是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的。离乡去

部队服役时车轮滚动的那一刹那，心头突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惆怅和恋乡的思绪，何时再回故乡？何日重见爹娘？远隔千山万水的军营里，收到亲人的来信，家乡的祝福都会使我激动不已，心潮难平！故乡潜藏着我生命的密码，留下我成长的轨迹，怎能忘记那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故乡呢？血浓于水，尽管岁月沧桑，亲情依然如故。故乡有我祖宗的坟莹，有我父母双亲和兄弟姐妹，有我熟悉的田野、河渠、树木、村庄，有我儿时青梅竹马的玩友、发小……

月是故乡明，情是故乡深。“独在异乡

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故乡情是任何语言文字都难以表述的。方言是无形的庄稼，有根的乡愁，是一方人难以割舍的记忆。故乡的精神因子注入到每个人的血脉中。故乡的风俗民情、四时物候、方言俚语、土特产品，乃至燕子的呢喃、水牛的哞叫、树上的鸟巢、庭院里的花草、沟圩上的柴蒲都会深深地铭刻在脑海，一时一刻也不会忘却。故乡的日出日落，风起云涌，云卷云舒都能牵挂灵魂，催生相思，拨动心弦。故乡的一山一水、一房一屋、一草一木、一埂一圩都能引发我们的回忆和眷念。“离乡几十秋，收获万千愁。归来无它物，惟有雪满头。”只有故乡才能安放那疲惫的身心和漂泊的灵魂。

社会在发展，时代在变迁。现代人为了解生和发展，不可能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地方。我们年迈的父母先后离世了，我们的儿女背上行装离开家乡，打拼在异国他乡，父母牵挂暗神伤，从此村口常张望，唯愿平安回故乡。这曾是我们的父母辈的心愿和缩影，如今却又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。他乡再美也无法弥补人们对故乡的思念。是的，在故乡总有一个精神连接器，一处感情落脚点，一方心灵栖息地，一种落叶归根的归属感。

噢，回故乡真好！

## 家乡的老豆腐

丁文书



一如往常，我春节前又从老家带回一桶豆腐。

家乡的豆腐是盐卤豆腐，口味自然要好过石膏豆腐。因为吃在嘴里有嚼劲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“老豆腐”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经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，偶尔能吃上一顿豆腐，那浓浓的豆香味能在肠胃中“反刍”上好几天。后来条件有了好转，温饱问题迎刃而解。逢年过节，为了省事，经常是一锅“烩群英”。肚腥里火苗呼呼作响，大铁锅里青菜、豆腐、百叶、粉丝、蘑菇、猪肉等争相雀跃。开饭的时候，装菜的大碗、大钵子一上桌，各种香气顿时腾腾地弥漫了整个房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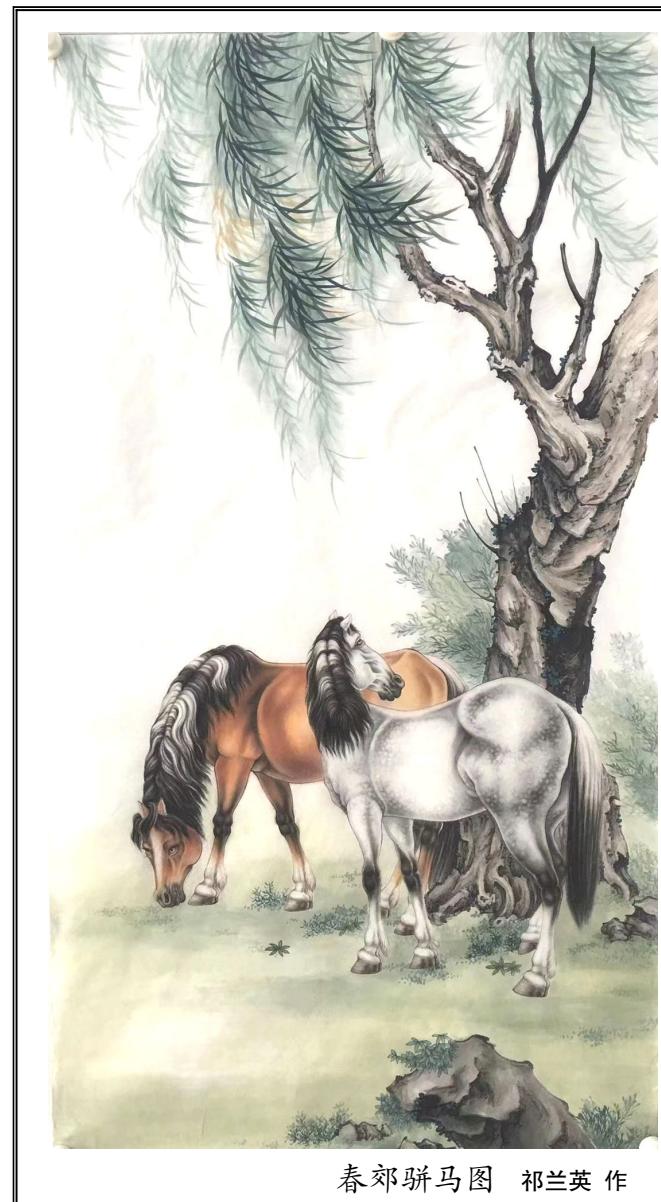
长大后我们就像羽翼丰满的小鸟一样飞向四面八方，但对家乡豆腐的情结却愈发浓郁。老母亲知道我们都喜欢吃豆腐，每次回老家，只要事先得到消息，她总会准备好一桌子丰盛的菜肴，饭桌上当然少不了豆腐成品。为了不给老人家增添麻烦，我经常临近晌午才驱车几十公里赶到家里，但神奇的是，老母亲却早已算准了似的备好了豆腐和其他的菜蔬。

每年春节前夕，老母亲都不辞辛劳为我们

兄弟几人准备好一大桶老豆腐。记得很清楚，老家的自留地，沟堤旁经常种许多黄豆。从点种、浇水、锄草、收割、捶豆、晾晒，老母亲总是精心侍弄，躲闪在黄豆粒中的砂砾哪怕再细小，老人家也要拨弄着拣拾出来。特别是炎炎夏日里，老母亲挥汗如雨举起木棍一下子一下子捶着豆秸，我们一次次心疼、劝说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没事没事，自家的黄豆好，做的豆腐香！”到了腊月十五左右，老母亲便张罗着请人加工。看着我们一桶桶地挑走豆腐，老母亲笑得总像孩子似的特别开心。岁月不饶人，近几年老母亲已经不能再继续劳作，于是她便到做豆腐的人家买了豆腐放在家里等着我们。2019年春节我因种种原因大年三十才回家，二哥责怪说：“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？老母亲天天都巴望念叨，每天早上都要给豆腐换水，年近九十的人了，容易吗？”老母亲耳朵有点背，没听清我们说什么，但柔和的目光却让我清晰地读懂了她那浓浓的舐犊之情。

豆腐走进我家，可以做出很多的样式。有一年春节后，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小聚，一桌子的菜肴最吸引人的却是豆腐的家族：干煸豆腐、猪血烧豆腐、鱼头炖豆腐、雪里蕻烧豆腐、豆腐百叶烧肉。大家对种类繁多的豆腐菜肴赞不绝口，不停地夸奖夫人的手艺，夫人谦虚地说：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都是咱们家老奶准备的豆腐好啊！”小酌畅叙之后，上了主食，夫人又迅速端上了一碗青菜豆腐汤。

寻常烟火的日子里，我对夫人做的“林氏豆腐”（夫人姓林）更是情有独钟，她的做法极其简单：少量的鸡汤或圆骨汤烧开，放进切好的薄薄的方块豆腐煮沸三四分钟，将小粉兑水倒进锅里拌匀继续煮沸，最后放进作料和适量的蒜末即可出锅食用。浓汁偎依着豆腐被端上餐桌，光是那一碗洁白、那几点翡翠般的青绿就已勾得人垂涎三尺了。



春郊骈马图 郝兰英作

## 绿肥书记

余峰



1983年初，父亲调任涟水县委书记，为改善涟水县盐碱地土壤质量，父亲力排众议，大灾之年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同时，号召群众大种绿肥，赢得了“绿肥书记”的美誉。

父亲上任后通过对涟水县的过去和现状进行调查，感到过去几年涟水县委抓绿肥改良土壤，大种绿肥，土壤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事不凑巧，父亲上任不久，苏北就遭受了几十年罕见的特大雨涝灾害，涟水县是重灾区之一。父亲上任遇天灾，大片大片庄稼泡在水里，眼看秋后将是一个坏年景。为减少灾后损失，大灾之后父亲一边发动群众补栽补种，一边号召群众大种绿肥。可是不久出现了奇怪的现象，尽管农民嘴上赞成种绿肥，可行动上就是不积极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农资产品紧缺，化肥是俏门货，

周日，我去理发室理发。屋内一位60岁上下女士正在悠闲地烫着头发。座椅上坐着一个十几岁男孩正在理着发，男孩旁边一位50岁左右女士眼睛一眨不眨、款款深情地注视着男孩，眼里流露出慈爱一片。

“妈妈，我要理得更帅一点。”男孩说道。

“肯定给你理漂亮啦，更帅啦。”陈师傅笑道。

“听他说话的语气，肯定是小二子。”我看着男孩和母亲，笑着说。“多大啦，在哪里读书啊？”

“16岁，在周恩来红军中学读初三。”“有个姐姐就是好。”男孩插话自言自语道。

“有个姐姐当然好啊，姐姐给你买吃的，喝的，穿的，还不和我们讲。你算算你大姐大学毕业后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！”男孩母亲说。

说话间，一位骑着电瓶车的30来岁的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儿女一前一后从门

## 童言

班山顶



此时，男孩的6岁妹妹看到墙上电视，小声和妈妈哼着“我要看动画片”。妈妈说你自己调电视看吧。小女孩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这个“疼女狂魔”的“活雷锋”见状连忙说我来给你调，拿过遥控器调了半天也没调到动漫频道，我脸红脖子粗地把遥控器放回原处。小女孩拿过遥控器三下两下把电视调到动漫频道，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小女孩边看电视嘴里还不忘嘟哝着，“我发现你们大人一点也不聪明，还不如我们小朋友，调个电视都调不出来，我一下子就调出来了。”奶奶的一句话逗得室内又是一阵大笑。

恢复平静的理发室内，理发的理发，看电视的看电视，手机玩游戏的玩游戏。大人们谈谈自家的小孩，谈着小孩的学习与玩手机。谁也不曾想道这个6岁的小女

孩坐在理发椅上边看电视边喊出来一条爆炸性新闻，“妈妈不爱我和哥哥了，只爱手机了。”现场没有一个人教小女孩说这句话，这句话从小女孩的小嘴里说出来，令人诧异。

此刻一方天地里的“妈妈不爱我和哥哥了，只爱手机了”的小女孩无意间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，让我于无声处听惊雷。我们年轻的父母能不能在爱手机的同时，更多一点来疼爱关爱我们的儿女呢，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儿女，作为父母的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能不能逃避儿女呢！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启蒙教师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啊！学校在给学生制定学生守则，社会能不能给为人父母也制定一个玩手机的守则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教育培养孩子，是“绣花针活”。我把小女孩的一句“妈妈不爱我和哥哥了，只爱手机了”送给天下爱玩手机的父母们。但愿你们在儿女成年后收获的是满屋清香芬芳。

## 白鸽啊白鸽

汪国权

都说穷窝里的月都不圆不亮，  
父母才让你去遥远的异乡，  
星光下再没有笛声为你悠扬，  
黄昏的村路上也少了人影一双。

打工的日子说不长又像很长，  
故乡那场战斗正激烈紧张，  
返乡后我成了一名创业榜样，  
可惜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臂膀。

村里铺了新路崛起幢幢楼房，  
白云倒映河中鱼儿游到天上，  
科技走进农庄稼稼插上翅膀，  
风光引来游人穷窝变成天堂。

最美乡愁牵动远嫁姑娘心肠，  
你说你乡愁里还有笛声嘹亮，  
笛声再嘹亮也不能唤你回乡，  
我的思恋永远如水汨汨流淌。